

宜蘭縣立南安國中新建校園規劃設計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學生活動中心群體建築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教學大樓 C、D 棟

台灣防水問題面面觀

# 繁質容器的空間變奏

## 論呂理煌的實踐大學高雄校區學生活動中心群體建築和教學大樓兩個作品

龔書章 原相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淡江大學建築系兼任講師

不論是 Peter Eisenman 在 Carnegie-Mellon 大學的「研究中心」(Research Institute)，或 Steven Holl 在 Cranbrook 的「科學學院」(the Cranbrook Institute of Science) 增建的作品，我們可以發現今日當建築師面對一個大學校園中的新建或增建建築之時，除了回應實質教育與使用功能的必要性之外，往往還企圖在整個校園配置於不同時間軸／空間軸的建構轉變歷程當中，展現出新時代教育和空間之間的實驗精神與其表演性格。

在呂理煌／佾所建築事務的實踐大學高雄校區「學生活動中心群體建築」和「教學大樓」兩個作品當中，我們相同地可以看到這種空間的實驗精神與表演性格。設計者所呈現的建築與空間，不僅一方面在其配置策略上，一再地挑戰著校園原有配置的主控性，試圖建立另一種聲部與曲式；而另一方面，在其建築外在的形式展演上，也在其由多層元素所建立的「空間容器」之間，進一步或共生、或抗拒、或脫離地，來展現學校生活機能與空間美學所交織而呈現的美感。然而，作品當中最明顯而直接的表現，則是設計者以各種的構築形式或細部材料，來面對既存建築擴張的動能性格一植入 (Interbreeding)／扭轉 (Twisting)／填充 (In-Fill) — 以展現新舊空間的延展、脫離與並置關係。雖然在這一系列作品當中，「並置性」與「曖昧性」一直是空間的表現主題，但它們展現出的形式並非只是單純幾何上的拼貼 (Collage)，而是呈現出一個在配置主體與建築個體之間、在各種機能容器之間，在美學形式與材料技術之間的多重性格，以及在面對日後複雜多變發

展的一種「未完成」的狀態。

### 協奏／變奏

實踐大學的這兩個作品，呂理煌承繼其日前的設計作品「實踐教育文化基金會」的風格與態度，反映著學校外在環境不可避免的擴張性與多變性。對於實踐校園的整體配置而言，不論是「實踐教育文化基金會」、「教學大樓」、或者「學生活動中心建築群」，雖然遙據各地，然而我們可看到它們之間隱約有著控制整體校園的元素相互映射著。在這一系列的建築群與空間中，設計者所呈現出的是思考著如何經由新元素的繁衍，明顯地直接去面對校園的既有建築與紋理，促使原有紋理的「再生」或「質變」，而引發對於學校未來二期發展的可能性，而成為一個新的「起始」。

從位於教室屋頂的「實踐教育文化基金會」增建開始，設計者以一條斜切軸線的金屬屋脊，對既有校園建築的軸線作扭轉，先建立一個環境異變的暗示性起點，為日後教學大樓與遠方的活動中心的擴建，設下伏筆。而在「教學大樓」的增建，設計者更藉由實體兩側脫離的金屬格柵網幕與漂浮樓梯實體，呼應原有的變奏主題而一路鋪陳、轉向，而指向山坡下的「活動中心」建築群體和廣場。這個建築群體和開放空間，則藉由廣場兩側的建築實體扭轉，和一個垂直空透的紀念性光塔與廣場，作為收納此軸線的端景—既為第一期校園規劃的高潮終曲，又為第二期校園發展的未定性性格，鋪陳下一個變奏的開始。

這種策略的運用，相同於一個都市建築的積極角色。但不同的是，在這樣一個「內向性」的校園環境當中，其前

後作品難得有機會在不同階段的時間軸中形成一系列對應關係，而建立另一種極具實驗精神的「未完成」進行式。

### 多重繁質的容器

另一方面，由這兩個作品的建築表現性格，可發覺呂理煌藉由各種生活機能與空間質感所建立的異質容器 (Hybrid-Container) 之間，存在著繁義的對話關係。不論在設計者圖面中的線條或模型中的幾何表現上，我們可明顯地發現這個多重繁質的容器包含了「方盒容器」、「骨架容器」、「光影容器」、以及「色彩容器」等，不僅清楚地展現著一個關於空間、表層、材料與結構形式所並呈的議題，而且也同時存在著象徵形式、環境紋理、構造形式與光線層次之間的種種異質表現。

設計者首先將一般的教育空間與體育空間，以最原型的「方盒容器」來呈現，也代表著空間的使用完整性。然而，相對於方盒的原型，在學生動態的休閒活動空間 (交誼廳、屋頂平台)，則藉由 I 型鋼的自由有機構造形式，來產生一個形變與質變的開放「骨架容器」。另一方面，呂理煌也藉由玻璃、金屬網版等穿透性材料來建立另一層面膜，與方盒或骨架容器對話，企圖利用它們之間的黏與離的關係，建立屬於空間象徵性的光影。這種「光影容器」的應用，則強烈地出現於交誼廳的光盒、活動中心廣場的光塔、以及教學大樓的遮陽網版等元素，而形成一個永遠隨著時間而光影異變的重要主題。至於「色彩容器」，則表現於各處漂浮於方盒容器外部的樓梯實體或雨庇之上。設計者刻意將這些空間的垂直動線和雨庇，或上或

撒落各地，再以豔麗原色覆於表面，或扭轉多向的多彩實體，企圖反應校活動的動態運動關係，以及其一系列作品在校園中的軸線對應關係。

在這個多重繁質容器的對話當中，設計者並不刻意遵循著空間幾何的和諧關係，反而各自保留著自身應呈現的敘法則，而各有一套空間與材料的語言力。這些張力，不僅可以各自呈現本的機能與空間之間的特質，同時也正各個容器之間的衝突與回應，而更強了這些容器所產生異變關係——方面僅在空間表層與結構系統的表現上，成了一個有趣而奇特的互動對話，另一方面對於各容器元素之間的交織與衝突，更成為了一個不可忽視的主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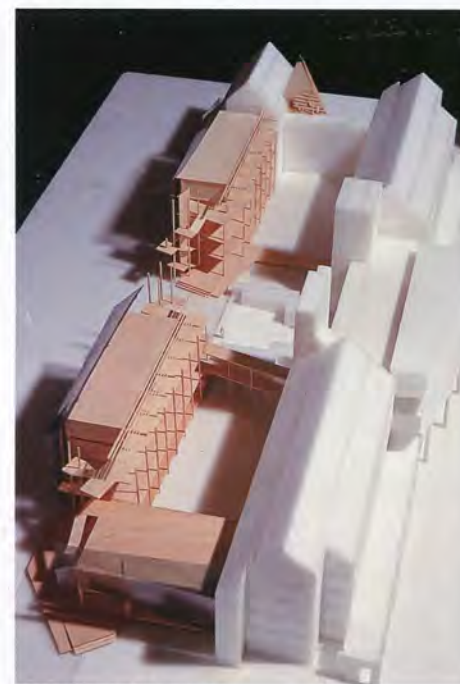
### 學／技術的構築魅力

在面對台灣施工營造與工業生產技術的貧瘠發展，上述不論是美學上或空間形式上的實驗性格，都一再地挑戰著設計者的執著耐力與協調能力。難得的，這兩個作品在某種層次上，不僅具體實踐了台灣目前環境中可呈現的極大可能性；更在完成的過程中，同時呈現設計者所想像的視覺形式和材料構造交織質感。呂理煌一再地利用材料的構與質感形式 (I 型鋼骨、鑄鐵網版、漸縮管桁架、或銅片屋頂等) 和組構係 (鋼骨的疊組、曲面的滑動、面網層置、金屬面材的質換、玻璃的映透與光點／線／面的色變等)，來強化空間／時間所構成的差異性格，以及材料在時間演化中的光影魅力 (如銅紅線的層層疊疊、廣場光塔的透明漸變以及教室網牆的陰影遮透)。

然而，在材料與細部的形成發展，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學生活動中心群體建築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教學大樓

我們也可發現設計者對於手工藝與工業製品之間，做了很大的詮釋與再現。在體育館的曲面屋頂漸縮管構架與開口電動折疊門，表現的是工業生產的精準與力學美感；然而，在活動交誼廳型鋼架構／銅片屋頂，和教室的鋼網遮板所展露的材料質感與層次上，卻處處表露出設計者刻意抗拒工業的嚴謹秩序，在真正結構與材料接合的合理性上，顯得有些不屑一顧；反而對於工藝美感的著迷而轉向直接面對材料的本身粗獷質地。或許正由於設計者這種雙重矛盾的觀點

，使得這些材料在不同形體的轉接或撞擊之處，處處有著尚未完成的細部與接頭，而空間形式的組成也呈現許多不含蓄的直接撞擊，表露出一種不穩定的接合力學與美學，有意無意地保留著一種隨時可變異增減的因素，也為未來的時間／空間發展留下多重可能性。

在這兩個作品當中，建築本體不管新舊、增建或現存，似乎不再被限制於一個固定的紋理秩序當中，而是各自表現出其在不同時間點的定位、在空間擴張中的無窮可能性格、以及在不同材料構築的空間表層意義。它們表現出來的是一個設計者的心智與美感經驗所完全控制與表現的作品，一個內在理性／感性之間衝突與融合的建築，一種屬於個人式的內在對話。在當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呂理煌致力於追求著一種未被成熟消解的直覺美感，且歡頌著一種形式間相互變異的可能性。